

## 老妈的“换客”生活

□佟才录

三年前,老妈从小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退休之初,曾经的工作狂老妈对整日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感到非常空虚和无聊,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发挥自己的余热。一天,老妈在网上浏览新闻时,看到一则“女大学生用一对戒指换来一栋教学楼”的新闻。看后,老妈突发感想地说:“咱们家里也堆着那么多闲置不用的东西,能不能也拿来交换一下呢?”

的确如此。搬迁新居时,老妈从房间的角落搜罗出大宗的闲置物品:有妹妹一时冲动买下然后又塞入衣柜的真丝长裙;有老婆贪图新鲜刷卡购回继而又被打入冷宫的数码相机;有我刚买下不到一年又因喜新厌旧买了iPhone6 而备受冷落的iPhone5 ;还有女儿更新换代下来的ipad 和卡通笔筒。当时,我和妻子嫌弃这些东西占地方,建议当废品扔掉,可一向节俭的老妈就是不肯,就用箱子保存了下来。

如今老妈提出“交换”的倡议,我和妻子都极力表示赞成。老爸也赞许老妈。老妈先找了一家比较知名的换客网站,输入老妈想要换出和换回的物品名称,很快便找到了各种相关的匹配信息。老妈惊喜地发现,小到钱币、饰品,大到房子、汽车,只要双方愿意,在换客网上什么都能换到。对换客有了初步了解后,老妈先在换客网站上放上一些复读机、卡通笔筒、银耳环等小物品进行试验。没想到,只几天的工夫,老妈就找到了合适的“易主”。老妈看中了一位女孩的一副八成新的羽毛球拍,而那女孩也刚好看中了老妈的ipad 。和对方达成换物意向后,老妈便和女孩约定在公园见面,最终皆大欢喜地完成交易。

牛刀小试便大获成功,老妈做换客兴趣盎然。紧接着,老妈又成功地用电饭煲给老爸换回一根手杖,用iPhone5 换回两只水晶大花瓶……后来,老妈活学活用把换物信息发布到本

地的社区论坛上,受到很多市民的围观和追捧,也纷纷把自己家里闲置的物品拍成相片发到论坛里,社区论坛还专门开辟了换客版,特聘老妈做了换客版的斑竹,主持日常工作。渐渐地,老妈的换客版引起了本地新闻媒体的关注,特地为老妈做了一篇专访,还把老妈的换客经验推荐到其他的社区论坛。

老妈的换客经验越来越丰富,野心也越来越大。在社区主任的大力支持下,老妈在社区一间闲置的屋子里挂牌成立了公益“交换商店”,专门为社区内居民服务。老妈的“交换商店”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和拥戴,大家积极地把各自家里闲置不用的物品拿到交换商店登记注册,并留下所需的物品记录。老妈每日忙忙碌碌,累得腰酸背痛,但她仍旧乐此不疲。老妈说,能为居民们做点事儿,发挥自己的余热,她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和快乐,晚年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了。

## 夏天的故事

□施光华

今年夏天尤为炎热,不过说起夏天的炎热,现在的人要享福多了。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防暑降温电器、冷饮、瓜果等,尽情享用,比起我小时候,夏天的热也就算不得啥了。

记得我小时候,上世纪60年代,家住农村小集镇,每逢夏天,由于口袋无钱买冷饮,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找冰凉的井水喝。在路上看到有人戴着草帽,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只箱子,吆喝着:“香蕉冰棒,三分一支”时可馋死了,心想,哪天能吃上一支冰棒,那该多舒服啊!不过,偶尔也能吃上一支,那可是跟在人们屁股后面哼来的哟,因为父母也挣不到几个钱。小集镇也有卖西瓜的,是切成一片一片那种,通红通红的,可诱人了,但不是小孩子们随便能享受到的。小孩子们所能享受到的,只是西瓜中的一部分,即生、熟面孔的大人们吃西瓜吐出来的瓜籽和剩下的瓜皮。小伙伴们个个捧着盆子,眼巴巴瞅着有钱的大人们大口吞吃着鲜红脆甜的西瓜,张着从大嘴巴里吐出来的瓜籽。随着“咚、咚”声结束,瓜吃完了,小朋友们便纷纷拿着盛有瓜皮和瓜籽的盆子回家洗净,将瓜皮腌着当菜吃,将瓜籽晒干

炒着吃。也有一些小朋友馋不过,竟当场拿起瓜皮啃食起来。那时小孩子们度夏唯一的免费项目是下水洗澡,这是老天眷顾赐予的,但也存在极大风险,每年夏天某口水塘、某条河湾淹死1~2个小孩,也是大人们预料之中的事。1965年,当时我15岁,离家去20里外上初中,夏天到了,全宿舍30多人就一人有帐子。同学们窝在一屋一热一叮受不了,纷纷跑到室外草地上睡,虽凉快些但蚊虫太多,夜不能眠。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问题解决了,即全身包括头部裹上垫单,由最后一人手持喷筒逐一喷撒敌敌畏乳剂驱蚊虫。你想想看,这憋得有多难受,但没办法总比被蚊虫吸血强。1970年进厂当了工人,我所在的维修组十几个人就一台台扇,逢到大家坐在一起时,每个人心里都盼望着电扇风页尽快转到身边来,可咋就转这么慢呢?着急啊。可宿舍竟然连风扇都没有,白天上班宿舍还凑乎,可晚上4~5个人睡一间,热得透不过气来,室友们只好夹着席子到宿舍房顶去睡。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物质也丰富了,四季轮回的夏天,不再是过不去的坎了。

## 三姐

□韩星星

我和母亲一定有仇!我很郁闷,这仇到底咋结的呢?让她如此仇视我。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为了这根香火,被罚得家徒四壁,连那头小毛驴也捐了躯。按理,母亲该金贵我才对,就像村里其他的“独苗”,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嘴里怕化。但这只是我的自作多情,到母亲这,一切剧情都急剧反转。

打小,我就背着比我大的筐,割草;挑着我高的桶,打水;踮着脚尖,淘草喂牛……稍出差错,母亲就一巴掌过来,烙在脸上,火辣辣一个“烧饼”。这还是轻的,如果时间允许,母亲多半会加份套餐——跪砂礮、吃条子。

砂礮,是就地取材,有棱角的石、砖等也能客串。条子,是信手拈来,扁担、镰刀把、擀面杖等都是刑具。

条子落在屁股上,立刻浮出一根“油条”。我痛得沿着地面转圈,接话也不是,不接话也不是。她打得太入戏,眼里没了母亲,没了儿子,只有发泄不尽的仇恨。邻居过来劝,她理直气壮地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

母亲成功了。她对我的仇恨,我满满的学会了,用于仇恨她。

邻居说,难怪母亲不疼我,我是庙里拴来的孩子,太皮了!我依稀明白,母亲不是改造我,而是打造我。总有一天,我也会满天飞,再不回来了。

下鱼塘逮鱼,主人发现后,要告诉母亲。我浑身触电般疼痛起来,脑袋一片空白。回家也是挨打!我要去庙里找观音娘娘。我太高兴了,手都懒得向家挥。

太阳落山了,我的快乐也消耗殆尽。我太贱,太没骨气,竟然想家了。

庙里空荡荡的,观音娘娘面若冰霜。我转来转去。看庙老人问,咋不回家?我都瞧不起自己!竟哭起来。老人安静地听我诉完苦,说:乖娃娃!或许你妈也有苦衷。今个先住这,明天再回家。这一晚,就当给你妈一个教训,够她熬的。

第二天,我灰溜溜回到家,母亲竟没打我,抱着我哭半天。从她的哭诉和亲邻的劝说里,我获悉了她的仇恨——因为我的出生,三姐被父亲偷偷送养了。

我原谅了母亲,对素未谋面的三姐,却念念不忘。这些年的打,都拜她所赐!

去年,母亲出车祸。我赶到医院,姐正贴着母亲说话。我问:二姐,妈怎么样?她抬起头:妈没事,火子,我是三姐,和二姐很像吧。我怔住了,浑身触电般的痛。三姐说:不认得三姐呀!这也不怪,你刚一出生,我就……

我讷讷道:认得!我想呀想,泪都累出来了,还是记不起在哪见过。但我脑海里,分明就见过她,好像就在昨天,这个“第三者”,我还恨得牙根子痒痒。

## 爸爸送我去高考

□肖小艾

我参加高考是40年前的事了。1977年的冬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当时是一个皖南小县城的下放知青。考试的前一天,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政府,把我们这些知青考生用大卡车统一送到县城的电影院或大礼堂里住下。

那时的影院礼堂里是长条凳,用来睡觉正好,男考生睡一片,女考生睡一片,吃饭呢,就在院子里,有人支了口大锅,烧好饭菜,考生排队凭准考证免费领一份,场面新奇热闹。结果第一年我没有考上,是我没有复习好,但爸爸归结为赶考环境太差所致,当我决定二战时,他也决心一定要为我送考。

转眼到了1978年的7月,骄阳似火,大考如期而至。爸爸在省城早早地向单位领导递了假条,提前两天来到小县城招待所住下,那可是当时县城里条件最好的住处。可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县城有30多里路,又不通车,怎样跟我联系上呢?心中有爱,什么都难不住爸爸。之前我告诉过爸爸考试前一天,我们会乘送考大卡车前往县城,所以他就早早地就站在进县城的一座桥头等着,这是送考卡车的必经之路。当我们的卡车驶过石桥时,我也睁大了眼睛搜寻他,当我终于看见熟悉的身影时,爸爸也看见了我,他穿着一件白色老头衫,西装短裤,塑料凉鞋,拿着一把折叠纸扇遮太阳,脖子上搭了一条擦汗的毛巾,此时此刻,爸爸不知道已经在太阳下站了多久,衣服都湿透了,还跟在大卡车后面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挥手喊着我的乳名大声道:“县委招待所XXX房间。”卡车开过卷起的尘土让爸爸的身影变得朦胧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竟没有说出一句话。

1978年的高考,我没有再去住几百人的大礼堂,我住上了县委招待所四人标准间,吃饭有餐厅,洗澡有浴室,每考完一门,爸爸还与我分析交流,安慰鼓励。那一年考试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们所在的小县城发生了5级地震,当时我已回到了生产队继续劳作,后来才知道,爸爸那天晚上一直在旅馆外待着,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才乘车回到省城家中。经历了这么多曲曲折折,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的一路陪伴和深情关爱,每每想起,仍让我感怀,终身难忘。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